



介亭文集卷之三

國朝

天懷

天懷

典顯王

皖江

江濬源

岷雨著

恭惟我

國家

嘉尚忠良振揚義烈屬在前代蹈難之臣致命遂

志不榮幸生者雖時遠跡微罔不甄敘而表章之

賜諡

秩祀有赫有嚴揭掀抑塞之光闕獎艱貞之節風聲廣樹

威克仰承前明有甘御史霖者懷寧人也由洪武丁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卯舉人官建文時御史方靖難兵既入金陵史稱其

時御史以被逮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

而甘御史則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竊惟志士

臨危殉國死固其所然從容赴難視慷慨者加鮮而

風烈所樹被及子孫者又加鮮焉則甘御史之就義

卓於等倫有不待揣稱而得也願以後人不復求仕

終有明之世既未有通顯立朝者陳乞昭忠臚於祀

典雖福王倥偬擁立曾經加之贈卹至於俎豆之飭

則亦迄未有聞惟恭逢我

皇上錄取勝朝殉節諸臣始通諡節愍俾祀於鄉而此時  
甘氏系裔則又分散衰微鮮能敬承

天子之恩命光昭前烈顯致尊崇遂使由靖難後以逮於  
今三百九十餘年之累久罔或虔其牲醴祭以歲時  
忠義靈神有稽休享比念我夫子導揚封疆扶翼世  
教勲業之煥符於文章而濬源以後進蠢愚追感鄉  
先生開鬱忠魂遽增悚息又思鄉人之義事必待大  
君子提唱開示然後競相勸而勇於行敢祈俯鑒下

臨合忱重申  
介亭文集 卷之三

詔令飭行地方官董率邑紳士之知有名義者比材度地  
建立鄉祠敷之以詠歌秩之以典禮崇賢達廬閭之  
望繫士民瞻仰之恩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大君子爲  
國家振德闡幽興起人心之功所在炳耀是則濬源與  
被榮施忘僭越而有求者也

天子之恩命光昭前烈顯致尊崇遂使由靖難後以逮於  
今三百九十餘年之累久罔或虔其牲醴祭以歲時  
忠義靈神有稽休享比念我夫子導揚封疆扶翼世  
教勲業之煥符於文章而濬源以後進蠢愚追感鄉  
先生開鬱忠魂遽增悚息又思鄉人之義事必待大  
君子提唱開示然後競相勸而勇於行敢祈俯鑒下

朱君與邑紳士請建前明御史甘節愍公鄉祠書

古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蓋言賢者老而致仕其德行聞望矜式於鄉鄉之後進之士於其歿也企而慕之歲時虔其牲醴以寓其思而風厲競勸之義寄乎其間者遠也况於卓爾志士捐軀命以蹈國家之難凜然正氣靡所屈撓被及子孫聲息有繼此其流風餘烈興起人心奚直里閭之榮而已其宜繫瞻仰而展桑梓之恭敬何如哉懷寧有前明御史甘節愍公者官建文時方靖難兵入燕王躋登大位諸御史以節著者甚衆而甘公被逮不屈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載在史志粲然甚明顧歷有明之世旌揚未懋禮秩無聞獨我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三

國家甄錄前朝殉節諸臣乃於乾隆三十有九年通諭節愍准祀鄉祠而甘氏系裔又罔有克揚前人之休烈者輒復遷延至今湮鬱忠魂未昭歆享几筵弗飭牲酒缺如此非吾邑人之責而誰責歟且吾邑人於情未可以苟安於義未可以苟止而振興世教道亦未有大於斯者也昔有宋文文山少遊廬陵學舍見

所祠祀鄉先生歐陽文忠楊忠襄胡忠簡三公皆諡  
曰忠因歎而歎曰歿不俎豆其閒非夫也以文山忠  
肝義膽成於性天其所由光日月而炳丹青者宜無  
待於景瞻之助然且觀感矜奮情溢於辭則以知薰  
炙漸摩功不爲細而敬禮先賢之未可以已也所從  
來遠矣茲謹臚具情節呈明撫軍懇其飭令地方官  
董率邑之紳士爲之鳩材擇地建立專祠以時敬而  
祭焉奉行

詔令妥侑靈神張皇名教一舉而三大善照人耳目在同  
介序文集 卷之三 四

邑諸君子知必黽勉趨公而如足下數人則又彬彬  
乎一鄉之望得以有爲敢祈於奉到文札時妥定章  
程悉心經理則庶幾吾邦盛事快然速底於有成不  
勝大幸濬源頓首

又神聖也... 刊... 曰忠... 取... 矣

良友遠違書問不時達晦明縈結云如之何頃接奉  
郵書快猶把袂竝悉起居綏暢深慰慕思夫考功之  
號稱難理久矣近日康君伊山提唱其閒力求振刷  
而足下又以鴻才卓識護持而匡濟之僕聞自都門  
來宦之人輒爲額首稱慶曰伊山雖貞士亦大懼孤  
而無援也得足下同謀協慮交贊以不疑古稱君子  
之和其有不及耶敬佩敬佩僕自履任臨安以來事  
事在肩無緣憇息較之追步吏曹之曰安危勞逸判

然不侔加又有心欲爲而詘於力臂欲運而拘於方  
者因是自悚自勵惟不忘畏我友朋之意慎葆清名  
庶幾異時重晤京華不致蹈棄絕之愆於左右是則  
僕可勉而爲者也若如來示所謂敷政優達不離  
道云云在良友垂注舊知緘是言以遙相砥礪誼誠  
厚矣至以僕撫躬循省則有面慚耳熱中夜徬徨而  
已其能作違心之語猥以欺飾於知己之前哉顧又  
思曩居京邑十有餘年交遊往還所在不乏求其相  
勗以正足稱素心之交者未數數然而足下從萬

里睽隔之餘格言是錫拳拳懇懇不以頌而以規僕  
莊誦再三神爲之往儼如昂首九天之外敬聆鐘呂  
之響鳳凰之音今雖自分至愚亦曷敢充耳罔聞而  
不時以自勉求無負愛我者匡我之誼邪遠道相思  
言不盡意率爾傾吐希鑒原焉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六

言不盡意率爾傾吐希鑒原焉

不制以自勉求無負愛我者匡我之誼邪遠道相思

之響鳳凰之音今雖自分至愚亦曷敢充耳罔聞而

莊誦再三神爲之往儼如昂首九天之外敬聆鐘呂

里睽隔之餘格言是錫拳拳懇懇不以頌而以規僕

與六再與考功舊友書

與足下別餘二年矣萬里之思書箋不罄吐起居餐食近何如也念念僕前出都時錄所爲六廉堂記及前明司功題名碑記貽足下以誌別足下其亦注在未邪憶昔承乏考功任糾察者十有五年行能無所似乃若堂有新建之額取義六廉獨敢僭爲之記者固將時時引以自鏡而亦思風示凡百有位使咸知吾儕居根本之地崇尚較然是亦未爲無補也然僕不及刻是言於額右敬以告諸君子之登堂而注觀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七

者而遽爾離去至今念之雖憾當時舉事之不勇亦已晚矣計欲卒惟所願乎則非得磊落俊偉無所顧忌之人如足下者慨焉爲我踵而成之彼泛泛者無爲復有冀也已抑古之人有云榮名爲寶歆其說者豈鮮哉緬惟前明司功題名之碑遠者歷茲逾三百年近者百有餘年其名多剝墜不可讀吾儕今昔之感存乎其閒矣僕偕同人募匠重醵仍還其舊謹於工竣之後記其大端言雖不文然其啟人深省之義與六廉堂記要有互相發明者以足下敷宣教道之

殷殷如過而存之賜以楷法泐之碑陰俾覽者從姓氏爵秩之紀載進而遐鏡其爲人臧否之觀亦勸戒之助也又其閒方君藹庭蒐羅考証之勤曾更月日史君竹圃柔翰勁腕朗然猶新是二人者記所不敢沒也而今皆溘然而下世亡友遺跡牽連以得書足下毋亦有意乎冒瀆之請惟知我者少垂察而鑒其志焉可也濬源悚企再拜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八

志  
事  
出  
而  
今  
皆  
溘  
然  
而  
下  
世  
亡  
友  
遺  
跡  
牽  
連  
以  
得  
書  
足  
下  
毋  
亦  
有  
意  
乎  
冒  
瀆  
之  
請  
惟  
知  
我  
者  
少  
垂  
察  
而  
鑒  
其  
志  
焉  
可  
也  
濬  
源  
悚  
企  
再  
拜

復黃屋堂書

名崇蘭懷壺人乾隆辛卯舉人時司訓蒙城

某奉書屋堂足下自餞別都門五載如彈指懸懸繫

念積歲月而縈結滋深者未可遽以書牋白頤辱函

垂顧感及年歲之遲暮竝諭以漸知命之一字注定

終身所以開示鄙蒙者多矣非足下不能爲此言非

僕亦不能聞此言於足下方藉以自省自茲益堅所

志無負良友誘進之拳拳而猶欲使左右有聞者乃

將証近日指趣之所同非復別有感吁而輕爲嘖嘖

也僕官京師於今十有六年職事糾紛侵尋老大足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九

下艾而未耆遽有蒲柳望秋之嘆僕年又加長矣雖

視聽尙健餐飯不異於曩時酒力則已頓減其半齒

牙每齧寒硬驚拒以僵對鏡顧影髮鬢亦十華二三

呼兒輩箝去鬚之三數莖白者無幾何時旋復迸出

自有生人以來由壯而衰由衰而自由白而老乃氣

候之自然寧足爲怪顧惟君子之能自立也矻矻孜

孜惟日不足氣雖衰而志愈壯學至老而道益明以

是中夜裘袞慚悚不已大懼頽墮委棄徒懷悵恨於

無窮至如富貴貧賤有不在我則古人所謂將任彼

而不用吾力者僕竊取以自怡焉尚乃汲汲於時俗之所趨欣望名卿鉅公希一規步其氣燄聲華以有垂於足下所云况有餘清之說鄙心固內計已審恥而不爲又自惟久居考功觀仕宦之情形亦既熟矣嘗以爲官之易爲而可安且得少資廉俸以養其室家者有二焉上之惟各直省學政次之則足下今日之所處有甚夷無甚險有甚適無甚虞者是也舍是而欲以迂拙之材奔走蹶躅能自稱其職以快然者有幾哉豈徒不能自稱其職以快然而已不陷於禍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十

則亦幸焉爾僕是以常恬然作退步之想欲與足下一遙質其所以然而來書云云顧已先僕而得之茲不益見吾儕之所守本非偶然而知已二三入惟此庶足以相勗也歟南瞻如面遣墨遽多未足爲齷齪者道也惟希鑒其志而存諸心不勝大幸謹藉風行泐楮以覆良箴重錫跂予望之

前明周太僕行實補遺

明嘉靖閒直臣周公冕以言事降謫通海典史縣志  
官師舊本止彙記其姓名不著其籍貫出身及歷任  
中外之本末余輯臨安郡志亦率仍舊本書之未暇  
深考茲閒居交翠軒中讀明史列傳然後媿向者蒐  
討之不詳也史載公爲資縣人由嘉靖辛丑進士官  
御史其時世宗諭廷臣有脅君取譽者必罪不宥舉  
朝皆悚息不敢言公獨抗章爭之世宗震怒下公詔  
獄尋以其言直釋復職歲丙午太子生十一年矣尙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十一

未出閣講學公疏陳預教不可緩請早降綸音慎選  
侍從世宗又大怒於是有通海典史之謫厥後數遷  
至武選郎中值椒山楊忠愍公劾論嚴嵩指及嚴效  
忠冒功事章下兵部公疏列效忠詭託名姓破壞祖  
宗之制其狀甚悉是時直聲震朝廷世宗又責公報  
復再下詔獄斥爲民迨隆慶初敍錄先朝直臣始起  
公爲太僕少卿適遭母憂未任卒方公之貶謫南來  
也在任之歲月迄無可稽其政績亦未有述而傳之  
者然公雖遠竄意慷慨無所屈本傳已鑿然言之則

服官通海之日不快快於卑秩無疑也吾黨於古忠  
臣義士苟衣冠劔佩琴書几硯之所遺有可得其一  
二者未嘗不摩挲弗置寓流風餘韻之髣髴而泄其  
思乃如公之侃侃在官靡所顧藉歷數十年之久屢  
遭踣頓亮節彌堅而曾經投宦之區顧淹沒其蹤跡  
而弗記低徊往復有餘慙焉頃欲撮公行實補八郡  
志名宦傳中以北上有期未果也因謹誌之以貽臨  
安人士使直臣之躅無卒闕而不彰云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三

安人士使直臣之躅無卒闕而不彰云

志名宦傳中以北上有期未果也因謹誌之以貽臨

而弗記低徊往復有餘慙焉頃欲撮公行實補八郡

遭踣頓亮節彌堅而曾經投宦之區顧淹沒其蹤跡

而弗記低徊往復有餘慙焉頃欲撮公行實補八郡

志名宦傳中以北上有期未果也因謹誌之以貽臨

而弗記低徊往復有餘慙焉頃欲撮公行實補八郡

志名宦傳中以北上有期未果也因謹誌之以貽臨

前明御史甘節愍公史志補略

明史紀靖難著節諸御史彙見於王公度傳內謂是時御史不屈死者有諸城謝昇聊城丁志方而懷寧

國甘霖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仕則甘公之就義卓

然無疑也又史藁云燕兵至金川門都督徐增壽徘徊

殿廷有迎納意魏公冕率諸御史毆之幾死有董

公鏞者不知何許人亦同爲御史諸御史有志節者

時時會鏞所誓以死報國則甘公在諸御史之中忠

義已堅定於平日是以臨危蹈難正命從容有可互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三

參而見者也又郡縣志載公由洪武丁卯領鄉薦官

建文時御史其殉難事與史氏記略同至福王時追

諡貞定贈官太僕寺卿則僅僅附見於史藁意福王

倥偬擁立旋即隕亡其諡贈不詳於正史體例宜然

而志亦因以從略邪迨我

建金川門俗贊公節略

國朝乾隆三十有九年纂修勝朝殉節錄始復諡爲節

愍撰文致祭竝行知本籍准其祠祀鄉賢是則郡縣

志所宜續行補入者也又公後裔之在懷寧者今皆

散處冶湖江鎮之間而石牌之土塘山則公墓存焉

豈公之子若孫自公就義後遂扶櫬而歸里與抑或  
斂衣冠而葬於斯與其詳蓋不可考矣余捷禮闈與  
江寧戴君未堂爲齊年友戴君多聞見而核嘗借觀  
所批明史見有注於傳之上方者云甘公墓在關山  
今爲江寧人因從戴君叩所爲關山者兼以詢其後  
人戴君言關山在江寧南門外計二十里許童時猶  
見甘氏有爲邑庠生者而今不復悉其存否也以戴  
君之言証其所批明史則甘公之墓在關山自屬可  
信而其後人庶亦有僑籍江寧者乎埃異日道於其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十四

地必將訪而展拜務徵其實以傳也嗚呼鄉邑有姦  
隱後之人皆慚覲而諱言之至於忠義之士風烈在  
人莫不思覲縷其本末爲遍尋夫流寓卒葬之所在  
以求竝識其子孫乃人之情不爲異也余是以記之  
如此

公諱澤字大被一字義甫省志曰懷寧人郡志曰桐城人未知孰爲確也明嘉靖閒由拔貢補楚南沅江令以能擢衢州別駕方涖任初概取逋賦拘繫者釋之而民以感泣爭輸時督府胡宗憲威傾浙東西每屆出行前驅邀索無厭守令皆奉之唯謹莫敢誰何公獨縛杖前驅督府爲之震懼卒未有以難也尋移廣安牧出寬濫五十餘人政聲益著特晉雲南僉事分巡安普值叛酋鳳繼祖糾眾攻武定新城公督尋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五

甸兵二千餘人馳往救之遇伏而敗與千戶劉裕俱被執而鎮巡官益趣諸道兵竝進逼東山賊寨圍之急繼祖乃大懼乘閒挾公走照姑因欲得公手書移軍門爲和解公叱曰吾天朝大臣肯爲賊作說客邪遂死之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賜祠額曰忠節按公自縣令三遷而至僉事其居官始末具載於江南省志及安慶郡志雖歷任月日莫可考而核以明史則剿賊死義事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惟史紀其死附見於土司傳內祇稱繼祖殺公而於公不肯爲賊作書叱

薦致命之大節未嘗推本言之卽贈官賜額亦復記  
注不詳然証之雲南通志文小異而死事之大較不  
異侃侃風誼無可疑者又

國朝一統志謂武定和曲東門外有忠烈祠以祀前明

死事諸臣而公實居其首

和曲昔爲武定府附郭屬州至乾隆三十五年府改

直隸州遂裁和曲併入之

余來滇中訪諸武定刺史周君名彥移

覆其悉且云州之官吏士民春秋虔祀尙至今不替  
焉夫忠臣義士之蹟不見採於輜軒者亦多矣今以

周君之言推之公歿已二百餘年而其正氣之秀魄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六

而流形者顯於當時延及奕世雖僑寄之地疏逃之  
人猶且接時慕思展其敬恭不已也忠烈之繫人瞻  
仰何往不然哉於是彙輯而傳之用識鄉先生操行  
之耿亮而日星河嶽必有與之竝耀其光者亦於斯  
見其概也已

吳州府志風俗通志

卷之三

忠節

間居皖城偶閱郡志見其於前明副總兵懷寧王公來聘祇彙敘科名職官附武選舉之末而不及其皎然之志節不能不扼腕歎也曰嗟呼自古致身事主不避艱險之蓋臣越時無幾何輒抑塞而不傳於後若此類亦曷勝悵悒者哉蓋嘗稽之列傳兼證以史藁方崇禎之初天下多故莊烈帝銳意重武四年辛未武殿試分甲傳臚視文榜欽定公爲一甲第一人授副總兵職明之武榜有狀元自公始而任用亦復

重以速誠異數也公既拜命泣然流涕曰上重武若此欲吾儕効命疆場爾不捐軀殺賊何以報上恩以是推之朝廷獎勵武臣之效偉矣哉而公慷慨自許其聲動心亦所謂忠義之性鬱於中而大作於外異時蹇蹇匪躬之節於茲數言定之矣明年山東遊擊孔有德叛據登州官兵攻之久不下又明年二月以火藥轟城城壞將士登者賊輒擊之退公奮勇復登中傷而死天子惜之贈廕有加當是時也公豈樂趨暴寇之地嘗試戰攻之危嘗不自恤已乎感懷恩遇

之深求副平生之志寧以義死恥爲懦夫者也迄今  
距公之歿百七十有餘年其贈廕之詳迄不可考亦  
誰過其墓而歔歛憑弔求其迹以思其人也者余爲  
本史傳之記注揭而章之蓋依於教忠之義焉曩時  
輯郡志諸君不一留意其間何也不可解矣

介亭文集

卷之三

六

碑源志清錄不一留意其間何不可解矣

本史傳之記注揭而章之蓋依於教忠之義焉曩時

輯郡志諸君不一留意其間何不可解矣

本史傳之記注揭而章之蓋依於教忠之義焉曩時

輯郡志諸君不一留意其間何不可解矣

聖國朝贈封邱主簿趙公事略

君子委身許國奮萬死不顧一生之氣効節於疆場  
有事之秋極之勢孤力微知勇俱困卒能慷慨赴難

國信已志以光於邦家此靈必重寄在躬儼爲人望所

顯然後勉自顧藉不污其名而已哉我

朝康熙十有七年吳逆騷動南方尚稽顯戮西賊復乘

閒而起焚掠陝之興安是時懷靈趙公以郡掾任白

水典史微乎微者也上憲器公有靖亂才檄往撫之

賊不就撫轉執而脅之降公抗不顧身厲罵不爲屈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九

賊不堪其辱也乃憤而拔其舌曰復能辱我乎公猶

喋血濺賊衣炯炯怒而視也賊又憤而剗其目曰復

能怒我乎遂戕之以死棄屍井中而後去甚矣賊之

甘心於公也而公之就義亦洵烈矣哉既而事聞

賜祭贈河南封邱縣主簿廕其子榮曇入監讀書所繇蒙

國恤者厚矣我

皇上纘承大位旌揚天下死事之臣優其甄敘復追錄公

之裔孫世忠承襲恩騎尉職俟學習期滿子之官

聖天子褒忠之典有加無已臣紀之增重何如也顧又嘗

恩錫被及子孫與顯赫之大人爭榮耀然則士亦貴自矜而已一旦視死如歸樹較然之風節輒渥膺

恩錫被及子孫與顯赫之大人爭榮耀然則士亦貴自矜  
奮爾白刃可蹈之梗概庸詎以爵祿之卑薄揜乎子  
撥公之行實爲之言非第頌吾鄉人之美亦敬以紀  
朝廷崇獎蓋臣不遺下吏廣表章之路闕激勸之方也  
凡百君子可以觀矣公諱煥文世爲懷寧西鄉人其  
族亦著望於皖云

介亭文集

卷之三

三

介亭文集卷之四  
韻藻 濤天以示吾  
蘇轍更甚于然然亦與日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本文 孟子鈔題辭

香林十八人此或孟子子論則曰

孟子後孔子百有餘年繼嗣道統其七篇之作歷代  
尊之爲經迨朱子集註配論語大學中庸以有四子  
書之目而前明及我

國朝復以之試士而登進之蓋崇尚不爲不至矣顧自

是書爲多士所由以決科之本塾師循誦習傳每執

講家猥瑣之辭耗竭其日力與後生小子句句而櫛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一

之字字而梳之固未有以開其性靈而啟其悟也而

後生小子又未嘗秉過人之慧日習聽庸鄙之議論

因克於耳而錮其心亦且視千載之至文真若有待如

是之別抉而後揆其微經如是之繁稱而後得其解

者是何異朝夕遊匡廬之山徒障翳於榛莽雲霧之

中而無從睹其真面也哉子謂五經之說專尋繹其

本文而義蘊自見者殆十八九也況孟子七篇明白

顯豁更易了然於心與口之間者耶茲仿眉山讀孟

子之法鈔錄全文略爲點次以示吾徒之有志於古

者使之屏棄陳因自求心得庶幾涵泳既久旨趣生  
焉雖大道之淵源未能遽有所窺測顧較之凝神思  
於全解之紛終日勤 然然疲倦者斯所獲不亦多  
乎夫惟善學者其知之矣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二

世系弁言

世之纂譜牒者其世系具縱橫二體以便覽也吾族惡乎異然有大義存焉而觀者習焉莫之察則亦無惑乎宗法之不行矣然則縱列子孫何也曰欲吾族著代無窮者知其自一人分也一人而生子數人數人之子各生子又數人自一人下視有異人乎必橫列兄弟何也曰欲吾族旁推無窮者知其自同父母之兄弟分也同父母之兄弟踵生爲從兄弟從兄弟踵生又爲再從三從各兄弟自各從兄弟上溯有異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三

兄弟乎然則無異人而至視若塗人無異兄弟而至視若秦越之兄弟又何也曰此吾於縱橫二體之義所爲急欲示吾族人也族以服屬而窮於五服窮則親盡親盡則情忘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旁盡於三從則疏者亦忘之其易忘者勢也揭斯三體俾其無終至於忘焉如詹山蘇氏之所拳拳者而已於是弁言於世系首以爲引端蓋義無大於此者也若夫生娶卒葬子女昏嫁諸條別詳例言茲無贅焉

宋濂左氏春秋鈔跋

右左氏春秋十二卷乾隆十有一年春叔父省齋府君課吾諸兄時所彙鈔者也省齋府君手錄隱桓莊閔而以昭襄定哀屬吾仲兄華袞先生以僖文成屬宗兄敬友又連城五舅父適寓館中則亦以宣傳屬焉而左氏之鈔以全方省齋府君彙斯編以課吾諸兄也其時澹源尙少後七八年乃得受而讀之因復撮諸家評論載之上幅以時覽觀總計撫摩三十有三年是書未嘗釋手焉已而旅宦京師藏之舊篋月

介亭文集

卷之四

四

日累久忽忽如忘頃兒輩適從南方携之以來於是又一快然展讀則距度置之日亦且十有五年矣嗚呼以澹源之無似念昔受學於叔父承誨於仲兄所相期屬者甚厚而如舅父宗兄亦皆曾經指示勤拳規之遠大顧惟浮沉拓落虛歷歲年少壯之身坐而老大文章事業既未足以楷世而示來茲而回睇前型零隕已盡窗硯席屨如隔塵煙獨有是書之存墨跡朱痕披拂猶昨追摹彷彿飄爾神飛用謹跋言卷末誌吾飲水之思且告兒輩以遺編顛末之詳俾敬

讀而慎藏之其無或墮時癸丑初夏十有五日也

得得之謂每代不同而大吏為最要之官歷古今

也夫吏揚其職不辭其責以奉奉吏尊貴之賢者欣

而歸之不肖者畏而從之顯若水大吏其源深而流

渾濁流致其效也臣聞禮大計尚廉為後世立法首

貪之義所由來哉專以責望吏而大吏不與何也不

明責大吏以

吏以廉者非其優禮大

吏也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五



讀而慎藏之其無或墮時癸丑初夏十有五日也

百官之設每代不同而大吏爲羣吏之倡無古今一也大吏揚其職不辱其官以率羣吏羣吏之賢者欣而慕之不肖者畏而從之譬若水大吏其源乎源清無濁流茲其效也已周禮六計尙廉爲後世八法首貪之義所由本顧專以責羣吏而大吏不與何也不明責大吏以廉也不明責大吏以廉者非其優禮大吏寬而崇之之謂其謂大吏位高而望隆知遇深而眡倚重獨委之以責羣吏之廉者也旣委之以責羣

吏之廉則大吏之廉不待顯設科條以責之而其所以責之者乃益嚴且自古有上行而下不效者乎無有也有下之所效不甚於上之所行者乎無有也而况不學俱欲之物何獨怪其督管競趨也哉蓋吾歷稽史冊所載放於貪冒更相效尤近以視其身而遠以及於天下國家者更僕數之不盡矣官加尊而有欲焉則所屬之卑者必將借以爲名而賡削其民以應之官又加尊而有求焉則所屬之近於尊而較卑者必將轉以相攘而促迫其下以償之累向上者眡

眈焉不勝其橫也累而下者逐逐焉不可以詰也如是則大吏不能責羣吏以廉而羣吏之不廉反由大吏子之端輾轉相尋變而無極蘊利以生孽多藏以厚亾賄之爲禍也吾惡知其所底哉惜乎禮經不明言之義大吏未之前聞卒以愒於欲而不知反也嗚思中外之間天子委之以廉責羣吏者非大吏也耶羣吏廉大吏從而舉之羣吏不廉大吏從而劾之然後大吏稱厥職至於旣委大吏以責羣吏之廉而大吏顧自卽於不廉以先羣吏則罪羣吏之不可勝誅也

介亭文集 卷之四

寧俟顯諭嚴懲而後凜然惕息哉後世閤於此義乃有猥爲曲說者曰廉者人臣之小節朝廷所望於大吏者不在乎此也嗚呼此乃後世大吏之所以禍與

其限大吏不... 不親又由... 相語不親其... 平顯懲不... 不親又由... 其限大吏不... 不親又由...

君子之論古人也必其卓有定識而不爲一唱百和之游言固也然亦宜乎此心空洞無所覲而爲之說焉而已無所覲而爲之說卽或時有岐異人將諒其直抒所見坦白而無他且使存其說以傳之將來雖未必果足以昭儒者之信從而亦無以疵其志茲有人焉學問文章粗爲時輩所推許而靡然自大無端舉古之學有淵源間世不可多得之人放言而恣其掎擊聽其言也可喜可愕或靡靡而從之或咄咄而

怪之而其隱微念慮之所存曾未有揭之而出者吾懼橫議波漫入於人心汩亂道學之正傳爲害吾徒而不可止也則請爲誅心之論以正之可乎彼其敢於訾訾前賢流爲無忌憚之小人而不知返者豈其天資刻深求備於人之已甚哉蓋亦癘計已久而始決而出於狂悖之一途也若曰以吾生今之世學問文章今人不吾薄吾何快乎爾吾將掩抑數千百年以博吾之名而後已焉而此數千百年之間不幸有世所尊信服從之人儼然抗吾之席吾未有以擠之

而冒乎其上是亦未能甘心者也無已則惟取其人  
之學問文章從而求其類焉索其疵焉壯膽哆張議  
人之所不敢議後之聞者必曰學問如某文章如某  
自夫人之論之也猶且無嫌辭焉意者夫人道益大  
品益高箋乎可望而不可卽也已嗚呼放言者之隱  
私有如是哉甚矣名心之累人也名心爲累敢心以  
生敢心生而欺人之論起罔顧明鑑之在前本以求  
後世之名名卒不可獲乃至適罹狂悖之罪歿身不  
能辭而古人之本末較然千載不腐者究欲滅折其  
纖微焉得乎干霄之木而蟻子撼之蜉蝣朝暮之不  
知而啗喬松未爲壽干霄之木挺然也喬松之爲長  
年自若也蟻子蜉蝣之蠢蠢者亦奚以爲哉然而夫  
人橫議旣出不復內自慙矣吾爲揭其心而誅之俾  
聞夫人之言者灼見其肺肝而無爲所惑則庶乎正  
人心之一端也夫

言戒

噪林之鳥其音嘒嘒羅者伺之矣吹浪之魚其沫煦  
煦網者窺之矣好議之人其舌翕翕聽者仇之矣天  
下有聲之屬最驚人心發而不能收動而不能靜禍  
機伏匿隨觸而起者可勝防哉君子恥獨爲君子思  
與人同勉於善牖其進而感其心可也茲於稠人廣  
衆會集之中自詡其言正言行正行以掩抑朋遊而  
後快彼匪亦言正言亦行正行也聽我之哆然獨號  
爲君子其堪之耶強者排擠之必力弱者讒譖之必

行事有固然無足怪矣且羣小人之與人儔也不能  
俱成願與俱敗同然一類斯稱其心昔賢韜晦自藏  
猶懼不免焉切切而自彰之顧不虞速禍矣乎昌黎  
韓子有言幕中之辨人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以汝  
爲傾其懲于甚後之思殆深痛焉戒之哉木火烈而  
焰誰撲水風狂而波弗恬君子不思避禍也君子而  
思避禍尙亦慎所以發哉

險說

巖巖者山乎浩浩者水乎言天下勢之險者孰逾於此乎然而四方赴險之徒曷可勝紀崇嶺之躋棧之梯之大川之涉舟之楫之彼非冥於行也其爲險也有可指而名豫爲之備亦罔有震驚焉爾無形之險厥惟人心哉藏之深深惟沈惟陰發之促促惟毒惟酷無影而幻以騁無聲而狂以傾爾越爾秦貌兄弟之親爾矛爾箭來笑言之面其爲險也如此強者無所用責育之能弱者無所施儀秦之辨以中材而遺茲宜其罹於患也已雖然君子處此之道則吾嘗考之蓋一觀乎山得良之理焉良者止也見險而能止瑕釁之紛也其過已乎又一觀乎水見坎之象盡情狀焉其辭曰有孚惟心亨行有尚占此以守吾之剛執吾之亮權吾之通懲吾之壯是謂恒易以知險也亦焉往而不當由此觀之人心之險雖無可指名乎操斯道而安其貞獨往獨來危者使平折衝禦侮勝於百萬之兵矣

邊防說一

嘉慶己未冬緬寧剿猛猛土司之叛夷其後路逼與毗連者設防爲備予於時馳赴威遠董厥役因慨然念致衅之繇焉先是猛猛土司富而仁於夷繼則貧乏不能自任腴削羣夷取給之而不思夷民之貧亦日益甚也久之不堪其求兼有漢奸潛踞煽惑於其間乃遂率不逞之徒騷然而叛擾及緬寧之邊境撲我官營聲言必廢置土司然後已土司世職也未及遽更而憑恃其頑叛以要我者喻言之不聽控制之

介亭文集

卷之四

十一

摺  
彌葺師旅之興真亦勢有不得已者乎於是督憲馳

奏明咨會提鎮迤西一路集兵六千集練四千由緬寧而進剿迤南一路集兵二千集練三千駐威遠江隘以爲防逆者殲之順者撫焉六閱月而後戴厥事嗚呼剿賊之情狀予未臨陣親睹其詳也而防之之艱已不勝述矣危乎兵之凶而不可試也然則弭之宜如何日在先時先時曷爲而弭之曰是有要術其惟

慎選流官哉

威遠江隘逼近賊巢延袤三百八十有餘里現集官兵堵剿復議募廳民爲練叅錯於其間練之材勇技能不及兵之嫻於紀律進退唯命大率皆然而威遠又兩經亂離以後其民氣餒力竭蘇息需時不得已募之在防不過藉壯聲威冀賊人聞之不敢窺伺江干竄入肆掠而已豈真能奮勇殺賊與官兵頡頏上下稱雄武於邊隘間哉職專閫外者垂念練與兵相依而爲命必當周詳調度俾得連營並卡首尾顧應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三

庶幾共保以無虞如計不及此過分畛域以數百里曠遠之長江本期守無不完攻無不克顧使練各爲練兵各爲兵彼此不相聯屬已大懼分離乖隔未能成合而有助之形又其甚者兵皆置之內地練皆委之沿江孰弱孰強孰夷孰險自不待智者然後辨之而輒輕爲此等差也耶嗚呼兵吾不薄也練非盡人之子歟且行軍大事成敗在倏忽之間引兵之操習有素者後居坦境而獨驅技藝生疎惟怯無能之練前履危途此惟幸不遇賊已爾萬一賊突如來惶惑

失措前隊以初無死敵之志轉而奔逃後援亦遽動  
生還之心隨之退縮始謀不善咎其誰歸吾是以私  
憂過計爲說以告今之從事行間者

介亭文集

卷之四

十四

憂國者必死於今日之憂國者必死於今日

夫世所謂以保無虞端之志轉而奔逃者孰不

夫世所謂以保無虞端之志轉而奔逃者孰不

邊防說三

威遠練皆平民亟宜籌度分布于爲從事行間者言  
之恤其弱而瀕於危也至於車里十三版納之練迴  
與威遠殊茲檄調千五百名赴緬寧助勦道經威遠  
子周詢審察然後悉其詳焉請復言車里之練之實  
也其器械甚備其藝能甚習其性情敢死而輕生其  
徵使從戎也憑恃弓弩之強勇於格鬪踰山闖澗氣  
吞賊人洵亦雄壯矣哉然而捷如鷹隼悍若豺狼嗜  
欲不同遠於人道隨所如往見利則急走而爭未始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五

有忠愛之誠固結之素也優其犒賞旣藐不感恩若  
所得未厭所求輒反覆囂張莫肯用命者蓋多有之  
雖曰隸吾版圖綏以宣慰內供賦役外樹藩籬百五  
十餘年以來罔不誓服要亦猶是邊夷而已矣聲威  
不可使測形勢不可使窺兵馬之強人民之衆不可  
使狎暱而周知非於彼偏有疑貳之嫌控制安輯之  
權衡宜如是也諸君子尙慎釋子言無忽

軍之行也糧最要糧之運也民最勞子督餉威遠睹  
民之負重任而踰險遠者未嘗不再三嘆息軫念其  
踴躍趨公也夫威遠總臺之糧所由運而貯者亦已  
艱矣繼而由總臺運於猛戛百有五十里由猛戛運  
於猛班百有三十里又由二猛分運於江干防所或  
百里而近或百里而遙其間重疊危巖尋尺坎窞竦  
肩低首蹶蹈趨超而過者汗濡浹背息喘填膺甚矣  
威遠之民之憊也然而選練數千於夷募之集夫數  
千於夷召之而應是役者父諭其子兄勉其弟皆曰  
禦彼外夷所以衛我內夷而生全之也匪堵防剿捕  
之爲功沿江邨落恐且暮蹂躪不得安息而居矣今  
用吾儕之力資給口食完聚室家宜相率奔走之不  
遑孰敢憚役於時趨迎道左有感激泣下者甚矣威  
遠之民之憊而醇也顧子於斯不能以無說焉蓋子  
奉檄而來惕惕乎盡吾心力以憫民之憊而獎其醇  
者數月之籌度而已至於兵休事已之後億民務有  
以養之使舒然後復生人之樂醉民務有以引之使

遂然後免失所之憂雖在民也曠然知前日師旅之  
興實有不得已而司牧於斯土者要惟加意撫綏慎  
其所發無肇舉無邀功是則萬有生靈听夕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者哉茲子行矣因書以爲守邊者告

介亭文集

卷之四

七

其祀發無肇舉無邀功是則萬有生靈听夕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者哉茲子行矣因書以爲守邊者告

介亭文集卷之五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論八屬慎選館師札

滇在前代荒服之外

國家誕敷文教遐遠不遺歷任是邦之賢哲類能仰承德意宏育人才攷之彙記所載通省州縣義學計六百五十有餘所而臨安一繩設至五十有九所之多其勤於邊土之民而爲之立學者視中土有加詳惓惓於在鄉之士而使之親師者與在城無以異蓋一時

介亭文集

卷之五

六

興造之盛可謂盡心者矣惟是地界邊隅人分夷漢生徒分布雜而不齊各館之師自不能不因便制宜以附近之舉貢生儒充其選所慮因循常例視延請爲其文不幸師非其人學就荒而成材者寡則咎誰曰也蓋嘗論之所貴乎師之無慚厥任者其要有三觀摩視其品講習視其學誘進視其功三者備而後師道歸焉苟爲不然以多士楷模之地任行止乖辰之人廁其際其身範旣絕無可稱而孝弟忠信之端禮義廉耻之大節亦且終朝聚處嚙口卷舌而不

言向化之民無由興行夷弗變爲夏漢且等於夷防  
檢蕩然其害不爲細又或傳習素無根柢本未歷乎  
向學之等焉能明於授學之方雖有聰穎秀良傑出  
於邨野樵魯中者不鹵莽以敗其才卽委隨以頽其  
志不殖而落無怪其然矣嗚呼士習端則民風厚師  
道立則善人多諸君子尙亦慎擇於此哉擇之如何  
曰求其品之足以爲範則咨訪於士論之公者不可  
以不豫也求其學之足以爲程則遴選於送館之始  
者不可以不嚴也求其功之日進而不已則稽訓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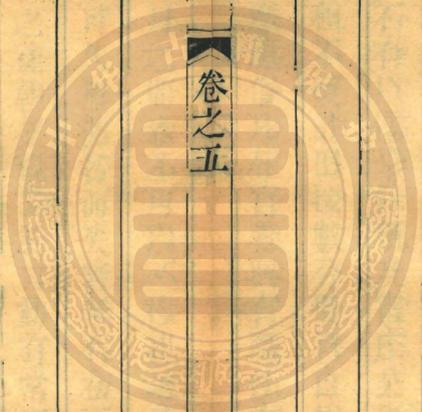
於時月之間者不可以不核也誠使行此三者而持  
之以可久無循名而失實無有初而鮮終將見羣萃  
肆習之徒朝夕親炙於言動有常潔修自好之賢師  
皆得閑其邪僻放肆之心以進而敦勉乎立身行己  
之大較而且時承啓迪學有本原詩書絃誦之聲風  
灑乎相與爲競秀民能爲良士夷俗亦被華風其有  
造於斯人者豈淺哉水之漑也不見日益澤有時而  
滋材之培也不見日蕃實有時而遂教之行也不見  
日疾功有時而成習尙之所以醕人心之所以厚英

杰之所以奮起而登庸其亦不待他求而可以旋至  
而立有效者矣諸君子有不迂吾言者乎其力行之  
毋忽

介亭文集

卷之五

三



世

其

滇南義學之設視中土爲多而臨安風氣早開設學

至五十有九所自乾隆初年經前大憲倡率籌畫分

置租田俾修脯膏膳之資歲有常給已縷載案冊昭

示來茲顧惟良法之留遺歷年滋多流弊滋起非後

人不能爲繼亦因循積漸有由然也攷之彙記義學

之穀石有以儒學餘租及官庄公租裒而給之者是

則計租不復計田按數分撥官自爲政者也養育人

才漸摩風俗凡在官者與有職任方期共與倡先紳

士勸諭捐輸庶幾優遊肄業之徒藉之日新而月盛

若官司以久經派撥具有成數之公租猶復取便已

私小有靳惜固極知厚自顧藉者必且相戒而不爲

獨慮有按田定租如移撥舊存公產暨畫歸新查隱

懇并該地方官同各士民捐資備置者其田皆由民

佃其租各聽民輸田有未清卽租將無着則及今欲

爲清租之策最要莫先於清田論田之散隸四鄉多

者分一處以備數館之需少者合數處以資一館之

用其撥給亦極參差而不齊然等則有常科坐落有

常所坵塍有常數界址有常形無難按冊而稽卽易履畝而勘是在良有司黽勉力行求覈其實而已爲此札該州縣知悉札到尙卽悉心經理設法清查務使各館恒產之存瞭然畢具刁佃之隱佔窮於無所施奸民之芴侵戢而不能肆其有私典私墊朝甲暮乙以及牽混抗欠勾結阻撓之陋習亦皆嚴行杜絕無或其狃以爲常則田各有歸租非無出自此廩餼饒裕敦請賢師向學之徒咸被其澤成材之士相望於時豈惟懿嫩貽自前賢者無重廢弛不張之咎雖

諸君子勤思長育異時薦登上考不愧其名斯亦一端之較著者已再各義學尙有續置之租田及現今事理與彙記不符者已另札行查亦卽開具細冊報案毋遲爲要

公同再論八屬清查學田札專其責查實歸款受

前札該州縣以各館穀石由儒學餘租官庄公租分撥之數向有定額循以爲常館不歲增官不歲減凡屬職司教養者自無俟丁寧關說始免靳惜之虞獨計籌置入館之田由佃輪租歷年久矣使田有未清卽租將無着此清租務先清田之議所爲不憚辭煩也茲竊惟清田之要貴乎核其實而持其平以求斷截衆流而爲久遠可行之策則按冊而稽之足據自如履畝而勘之可憑而履勘之情形不齊坵墜旣

介亭文集

卷之五

三

有奇零界至亦多叅互屆今欲杜刁佃之隱佔奸民之旁侵則惟有於親詣確勘之時各處各繪一圖詳細貼說計畝若干計租若干現係何人佃納四方有界四隅有界現與何姓毗連均縷晰條分彙爲冊而立之案如是則二者之患從此剔除租田班班其有數至於承種之戶無論漢夷人等務由官爲給照逐一載入田之坐落及所領認之租畝使各執據輪納歲以爲常其或彼此情愿替耕必令上交下接之人公同攜照赴官繳舊給新以專其責查有擅相授受

者概以盜賣公田之罪罪之如是則私典私塾之陋  
習藉以禁止其端而盤踞抗玩之徒無從餽混卽另  
招安戶其勢亦甚優而易行諸君子未爲不達時務  
者也請試核之斯非事之允協而無慮窒礙者歟再  
滇南田土大率以科則計之多有寬餘雖此次清查  
不能不藉資丈量然後廣輪獲歸於確實亦祇宜仍  
照原定租額不議加增則固格外軫恤佃民之一節  
也而其間又或值旱潦不時租難如數則又須據情  
勘估酌令減輸另籌館租之所出爲要是亦存乎仁

介亭文集

卷之五

雷

心爲質者處置得宜無任胥役藉端紛擾而已總之  
繪圖給照惟期釐現今之弊立善後之方各州縣不  
過費旬日之勞可以遍周而立辦自是踵而行之或  
以三年或以五年繼事者亦必有志焉諸君子尙其  
實心清理卽將查辦緣由備具圖說報案不勝翹望  
之至

臣等伏以禁出其端而盤踞抗玩之徒無從餽混卽另

招安戶其勢亦甚優而易行諸君子未爲不達時務

者也請試核之斯非事之允協而無慮窒礙者歟再

臨安義學租田詳載彙記昨恐年久廢弛已臚指各  
款札各州縣亟爲清查在案頃又查昔日釐定章程  
以館師自收租石流弊多端曾詳准概行歸官經理  
慮至周也茲各屬館租任館師自行收取者仍不一  
而足則豈當時並未遵行歸官之議抑或既嘗歸官  
不久而復任館師自收歟積久因循迄無置論其間  
者詎知經官征收其要不過嚴禁胥役之分肥是亦  
官自爲政者也而租石自此易於核實遇有刁佃抗

欠不難按數比追卽另招妥實之人其勢亦優雖或  
租田之附近館地者不得不畧爲權變聽租戶徑送  
館師收受以節往來輓運之勞要亦必飭令老成約  
保催喚佃民就近面同輸送隨將納過實數報明核  
查則通融之中仍歸畫一自無虞隔礙而難行向使  
有司不爲經理以延請訓課之館師概使之自收館  
穀是不惟師道嫌於褻越且恐凡各佃戶了無畏憚  
之心玩欠競爭勢所必至如館師以爲不足深較曲  
意包容必又徃爲故常積年滋墮萬一更有不自愛

惜之人視學租爲已業以至私相更替勾結分收敗壞士風漸何可長爲此札知該州縣札到所有各館穀石仍概行歸官悉心經理杜侵吞之弊嚴盤踞之防使公置之義租年無虛額日需之修脯歲有常供尊師之體旣存課士之功彌進此亦職司教養諸君子無所憚而易爲者也其勿視爲迂泛而置之幸甚

介亭文集

卷之五

五

予爲司庫而長倉者出其心願以爲公而置之幸甚  
尊祖之禮猶存賤士之化誠難也衣履而於公者  
商於公置之義租年無虛額日需之修脯歲有常供  
尊師之體旣存課士之功彌進此亦職司教養諸君  
子無所憚而易爲者也其勿視爲迂泛而置之幸甚  
謝文八則學匪爲已業心定庶財更替公餘公列州

論嘗我在城紳士捐輸登雲書院修膳札

嘗我城鄉向置義館者七縣前之館近城漢人子弟肄業其間甚便也若如甸頭甸中甸尾興衣化念俄說之六鄉地僻而多夷其貧儉之家力旣艱於延師亦鮮能裹糧而就外傅長民者思有以變夷俗而進華風六館之設所由來矣已而慈惠之有司不多觀未能深維前賢所以愛養夷人誘之使學之至意因循歲月振飭無方塾師不慎選其人館穀不釐清其弊浸以歲有常額之修脯致爲一二醜面素餐不自顧惜者假託竊據肥潤其身家訓課之益罔聞虛糜之尤相效甚且公無忌憚立券分收師道之敝也極矣該紳士有憤於鄉校之建名存實亡議以各館原租概裁而歸之登雲書院亦事勢之流激使然宜無足怪然而敗壞已甚咎有攸歸六鄉之民無過也與墜舉廢存乎其人前賢盛事之留遺亦非旣頽而不可復振也嘗試準情理之平絜之以篤近舉遠一視同仁之大義則書院之建置信善而鄉館亦未可盡裁縣前之義學可與書院合併而爲公而其在甸頭

六鄉者究宜並存而不廢邇據該鄉民人李宗尹李  
思道等籲請恢復舊館給還額租等情到府業已允  
其所請並給示勒石俾得永遠遵行茲竊有專爲在  
城紳士剴切勸勉者查登雲書院經前府張公肇建  
方新其惓惓乎崇興文教養育人材屬望在城之神  
士者甚厚諸紳士環城而居服習詩書之人衆名流  
英俊時時振發於其間視六鄉之民僻陋在夷者未  
可等類而同語則書院經費無俟借資六鄉而後濟  
亦夫人而知之也自後六鄉館租已還其舊諸紳士  
其尙勤思培植勉力勸勸倡率同人捐輸經理務期  
在城書院束修膏火充然其有餘禮延賢師朝夕訓  
誨使凡聰明秀良之子弟皆得聯翩蔚起成就其閔  
遠樸茂之材進爲  
朝廷用守土者蓋亦與有榮施焉勗哉無怠

諭臨安紳士修志札

照得臨安郡志之傳於今者自山左楊庵張公无咎來守茲土念前明郡人楊公僕暨

國朝前守程公應龍各舊志皆已殘缺不全因於雍正己酉倡始纂輯繼以祝君宏夏君治源續承盛美歲事於辛亥之秋攷其條分二十四類卷亦如之事詳以核辭簡以該响町偉觀斐然流被矣然邇是書旣成之後逮今六十有五年月異歲移萬有增益諸如建置沿革制度變更以及傑士豪人忠孝貞烈踵興

介亭文集

卷之五

五

振發於其間罔不繫文獻之傳關風化之本如前賢而可作必復有感於斯也而余方繼守是邦思有以助流政教顧猥安固陋坐令數十載以來纂述之文缺微而不備墜嗣音於旣往留遺議於方來吏職之不揚滋有報焉今擬從事續修補綴前志所未載諸紳士得無意乎蓋是舉也詎羣言而存國故篤世教以厚人心守土者不敢以不敏謝至於延訪之周見聞之核採之有不誣之實傳之爲行遠之言則竊於諸紳士有厚望焉且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諸紳士繹

思雅歌之日久誼亦未可以苟止情亦未可以苟安也爲此札知各州縣紳士札到務卽約結朋好於春二月之十有五日會齊詣郡詳議規條有道德能文章者其敦請之輕貲財贊懿熾者其協籌之惟蘄詢謀僉同定期開局俾一時盛事庸底於有成則庶幾此邦之典型重光籍乘前哲之音響脣續來茲雖以余承乏於斯學問行能自分未足以爲楷亦私幸偕諸紳士廣樹風聲無貽隕越卽異日從容別袂當不至羣起而訶也此札

介亭文集

卷之五

三

介亭文集卷之六

皖江江濬源岷雨著

陳臨安招募鄉勇狀

竊照臨安爲南隅重郡邇因貴州南籠苗匪跳梁逼  
近滇境登奉檄調兵練前赴平彝羅平廣西等處協  
同堵防現在存城之兵爲數無幾業將營伍單寡情  
形瀝陳在案郡屬士民頃又聞苗匪結連五槽沙入  
蔓及師宗邱北兼有遊閒好事之徒張大恐喝幾至  
市塵鄉寨驚怖不寧某曉諭安撫至再至三而人心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三

尙自惴惴雖倡言煽惑者不過三五莠民萬不敢嘯  
聚生端別懷希覬而有備無患之策要必妥速商籌  
茲據郡城紳士富民謝奉璋曾岬傅爲誥張沛張含  
英等聯名呈稱奉璋等共沐

國恩世居樂土情願量力捐貲懇請招募鄉勇六百名  
隨營操演保護地方酌議每鄉勇一名月給食費銀  
一兩四錢每五十名設隊長一名每名月給食費銀  
一兩七錢以示獎勵惟需費在卽一時難於措備乞  
詳明酌借庫項先爲墊給容俟陸續呈繳歸欸不敢

宕延等情前來伏思前請酌調土練協守郡城乃係一時權宜之計究之邊夷野性異於腹地民人祇可使之張我聲援未可倚以固吾疆圉五槽沙人卽其明鑒且現在各土司又紛紛籲請免調以重邊防其勢亦難再派今該紳士富民等稟請招集鄉勇殷戶出資貧民出力以壯衆勢以安人心實屬念切維桑咸知大義當經准其所請會督各該管鄉約募選得健壯鄉勇六百名釐定規條輪流演習碁布郡城關廂內外晝夜巡防至於該紳士等愿捐鄉勇食費適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三

當急需辦理之時不得不於庫項中先爲通融籌墊日後歸欸諒無他虞但此等食費旣係出自公捐卽未便官吏經手頃亦選派誠實妥幹紳士傅爲說張沛曾吧劉暉吉等四人專司出納某仍會同營員酌定日期按名給領勿致侵扣混冒別滋弊端指日軍務告竣前項鄉勇卽概行裁撤令其歸農是否如斯理合陳請衡鑒

官誠等勳前來外思前請酌調土練協守郡城乃係一時權宜之計究之邊夷野性異於腹地民人祇可使之張我聲援未可倚以固吾疆圉五槽沙人卽其明鑒且現在各土司又紛紛籲請免調以重邊防其勢亦難再派今該紳士富民等稟請招集鄉勇殷戶出資貧民出力以壯衆勢以安人心實屬念切維桑咸知大義當經准其所請會督各該管鄉約募選得健壯鄉勇六百名釐定規條輪流演習碁布郡城關廂內外晝夜巡防至於該紳士等愿捐鄉勇食費適

照得威遠後路先後集兵一千九百名由普洱書鎮分置沿江各要隘同原留續募土練嚴密堵禦籌慮本屬周詳嗣於本年正月內經書鎮抽兵五百九十五名自猛撒過江於圈嘴蠻怕蠻達平蠻等處劄營進剿茲又准書鎮移開遵奉憲札挑撥翁烘湯家邨鍋底塘柳安舊營盤邦洒蠻万邦冒蠻遠等隘口官兵八百名委守備徐達管領馳赴大營聽遣是前在大拳打環雙江蠻鉄蠻疊蠻白沿江一帶分布防堵

者今已盡撤空虛其有散駐茂菴蠻別及猛戛猛班猛住猛撒各處之兵五百零五名雖復洒派分防大懼綿亘三百八十餘里之長江浮寄孤懸彼此無從呼應尙望其內堅心志梭巡不致踈虞外壯聲援匪眾不生窺伺揆諸情事殆其難之且緬寧重兵已將黃草壩蠻糯各賊巢剿洗淨盡進攻猛白大箐則威遠各隘口如打環雙江等處正值嚴防窮竄之時而書鎮帶兵五百九十五名駐劄猛撒江外又僅屬猛連邊界賀札邦合之後路與猛猛尙未克復各賊巢

相距遠甚進既不可退亦不能至威遠雖雇覓土練  
尙多均係按照門戶抽派平日既不諳軍行紀律其  
所執器械亦不過鏢弩等物未能遠攻兼之懼怯性  
成難期如官兵之得力現在沿江數百里所恃以防  
剿賊匪者單弱之全形畢著民夷驚恐勢所必然某  
素不知兵亦何敢妄叅末議惟是奉委督辦糧餉事  
宜時慚未能報稱如管蠶之窺測匿不以聞萬一少  
有他虞咎何能追因不揣冒昧據實稟請憲鑒仰祈  
迅賜籌度俾有遵循實爲公便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三

取與善要野自難即實爲公對  
有餘與營前所取因不敵督利對實稟請憲鑒仰祈  
宜朝補未請辭職除督統之職聞習不以聞萬一少  
表不朕莫亦時難受泰末結部長奉委督辦糧餉事  
曠想習督單顧之全派畢著民夷驚恐勢所必然某  
歛藥賊取官吳之督代廣由帶兵總百里阻營已備  
阻障器械亦不難應營等語未備盡知兼之對對  
奇逢此對對難能可耐亦平日趨本清軍行跡於其  
昧理致善對對不可無亦不備至煩致阻風食生發

照得威遠爲猛猛夷境後路沿江各隘口在在均與毗連某於本年二月十四日業將兵練單弱不敷堵賊情形馳稟憲鑒在案竊惟逆匪巢穴近日大營已調集重兵圍攻兜剿是威遠沿江一帶正值嚴防窮竄十分吃緊之時非再請增派兵練堅衆志以備賊誼殊無善全良策所有各鎮營可以抽調之官兵某未能悉其端委惟查臨安所屬有納樓土司地方民戶尙稱殷阜土官普澤平日亦頗踴躍急公尙有額

設土練六百餘名皆分給練田以資養贍平時則力農旣暇操演克勤有事則奉調卽行險危不避謂其技能材勇較勝九龍江之強勁所不敢知至以視威遠之募民充數有練之名無練之實要遠過之其練旣尙屬可用邇又值納樓邊界牧寧而威遠江隘方急需防堵難緩須臾如徵調使來不過飭令派及種有練田之家不致苛擾卹戶且祇須於起程及到防之日照例支放鹽糧其行裝坐餉等銀均可毋庸給予若將來從公得力量賞其勞則惟出自憲恩該土

官亦必別無希覬某爲籌辦防江起見倘大營成功  
在邇是舉即可不行萬一後路尙應酌調堵禦期保  
無虞可否卽飭納樓土官普澤選派土練五百名前  
來威遠協防之處理合稟祈鈞鑒迅賜批示遵行實  
爲公便

介子文集

卷之六

五



無異口舌而論餘對土官普澤選派土練五百名前  
來威遠協防之處理合稟祈鈞鑒迅賜批示遵行實  
爲公便

照得威遠軍務業已告竣護道遵卽馳抵抱母勘得該處東西夾峙兩山河道發源甚遠自嘉慶元年六月內河水陡發沙急石隨鹽井竈房俱被冲刷經威遠同知劉大鼎於是年九月內到任詳准動項修理計井五區頭井係在河中微偏西岸其臺座斲石壘成外高內深須梯登下二三四井悉處河東逼連衙署鹽倉民居錯互井眼寬廣四面皆方尾井下傍河右形小而圓涵供汲煎不過數戶茲合五井觀之地

盤之大小各殊工費之繁寡不一要其砌列臺基安排對吉護以礮礮環以橋墩均屬完固整齊足以備隄防而經久遠蓋亦鑒於前茲開設之始臺薄岸低河水突衝驟難捍禦故也旋詣鎮沅恩耕勘得該處南北皆山多係懸崖峭壁中有溪河一道登高而望邨戶宛在河中較之抱母地形逼窄彌甚計井有七大井尾井在河正中劉家井孫家井中井在河右岸上井自來井俱在高阜方其與抱母同時被水井竈房屋柴薪鍋具一概壅淤茲逐井履視井集詢各該

竈戶除尾井淪沒已久不能尋獲滷源無可修復外  
其大井劉家井經前署州福桑阿請項興修現尙完  
好上井孫家井及自來井均未冲壞亦可毋庸置議  
獨中井形模雖尙如舊而各戶汲煎者俱稱被水之  
時亂石橫衝擊破海底沒水浸入難於煎熬籲請官  
爲拆修以甦窮戶護道頃已飭行署鎮沅州事江川  
縣知縣李浩估計辦理至該處礮岸一以護井竈一  
以衛民居興廢之間所關非細自應及時修築冀保  
無虞惟是相其地勢謔及土人原舊河身南北兩岸

相距止二丈有餘及大水漲發以來漩寬幾於五倍  
河流外溢歷有數年岸卽是山山卽是岸最要惟期  
井臺堅固足捍奔湍至舊時近水民房久經蕩析被  
災民戶各已別謀止居其有宅於河濱者亦皆自行  
甃石培高以防淹漫雖工程興作勿憚煩勞第據現  
在情形度之事屬可已無庸徒糜經費爲也再現定  
章程抱母每年額煎鹽一百七十六萬零七百九十  
六觔恩耕每年額煎鹽八十一萬八千一百觔除抱  
母各井已經修復滷水頗旺年可煎鹽如額無庸議

外查恩耕舊額煎鹽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二十觔  
配發元江他卽行銷其課款銀兩卽由該州廳解繳  
鹽庫自元年各竈被水以後停止未煎未配繼於二  
年四月內署州廣照報明開煎每月約出鹽三萬四  
五千至二萬二千觔不等三年十月內署州劉大  
鼎到任招添竈戶每月約出鹽二萬八九千至三萬  
餘觔不等至署州福桑阿於三年十二月內報修大  
井及劉家井二區每月計出鹽五萬觔亦仍未能趕  
符舊額今現章年應煎鹽八十一萬八千一百觔雖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三

較之舊額有減無增第屬井旣成廢井其餘自大井  
劉家井而外各竈戶均紛紛稟稱節年溷汁變淡遠  
不及未有水患以前勢難趨煎符額護道細加體察  
委屬寔情因查寧洱地方有新開石膏箐子井產鹽  
豐旺可否將恩耕井煎不足額鹽觔飭令寧洱新井  
代煎免致課款墮誤之處請祈憲裁示遵緣奉飭委  
理合將履勘抱恩兩處已未修理工程及鹽難足額

情由詳請憲臺俯賜查核施行

大清宣統元年五月五日

某皖江凡材知識淺陋驟膺繁劇諸多未諳自初夏履任以來舉凡察吏安民撫馭邊夷各款要日惴惴講求咨議唯恐勉副職守之未能竊查臨安爲滇南要隄幅幘遼闊逼與交趾南掌爲鄰所轄十土司十餘而後至其與外隅毗連之地瘴氛淫毒夷種叢多而三猛尤爲極邊隘渡汎塘最關緊要雖一切防禦事宜具遵舊章辦理邇皆畏威懷德寧謐無虞惟是

諸夷好貪小利不善謀生歷年內地民人貿易往來紛如梭織而楚粵蜀黔各省攜眷世居其地租墾營生者亦幾十之三四每有狡詐剽悍之徒始或認種田畝並借販賣茶布針線爲端希覬盤踞繼則夷情旣熟輒敢多方煽誘恣其把持甚至窩引匪人肆竊攘奪構衅釀案牽累無辜而若輩仍得隱匿姓名置身事外鬼蜮伎倆固結不搖此等漢奸實爲夷方之蠹某諮訪旣確亟當設法清其源本嚴行查辦綏靖邊夷又如土司掌寨世襲其職巡防控馭責有專成

務在遵守夷規嚴肅外防廓清內境庶使邨落各安  
生業藉以保其土地傳及子孫茲不揣冒昧謹就管  
窺所及謬擬數條具呈另摺是否可採伏祈銜奪飭  
遵再事關查禁夷地新定章程倘蒙允准施行若僅  
由某奉批示禁恐習玩已久遽難必其遵從仍懇徑  
頒禁令通飭曉諭俾各民夷咸知令在必行益加感  
悚不敢玩違實爲公便某謹議如左

一臨安土司掌寨地方凡內地民人挈家久處租  
種爲生者宜設立甲總嚴行稽查也查此等民

介亭文集

卷之六

四

人落業夷寨畜妻生子丁日漸繁遽欲逐戶押  
遷勢旣不行情亦未順然若輩連邨聚族性匪  
馴良其計謀較勝於夷愚其徒衆每聯爲漢黨  
除禁視放債盤剝占奪財產之事藐若故常或復誘  
由其使作奸犯科供其巧攫而外來面生可疑及爲  
匪母匪滋事之人浸尋混跡其中憑恃鄉井之親獲  
資樓託逗遛勾結牽制平民至受累難堪卽不  
幸往往有事應請徧照編排保甲之例凡屬內  
地攜眷安家者久久之戶責成各土司掌寨

每邨寨市店挨戶清查十家設一甲頭十甲頭  
設一客總概以夷人之樸直曉事者爲之着落  
編次各戶姓名籍貫給與門牌註明年齒男丁  
女口若干係於何年月日搬住該處現在作何  
生理逐戶開造成冊不得遺漏名口由該管土  
司掌寨呈報府縣存檔倘有盤剝誘唆不法等  
事許甲頭同附近環居人等舉報客總確查屬  
實卽轉報土司掌寨拏解府縣究治并將家口  
遞籍不許仍留在彼爲累夷民其面生可疑之  
人嚴查驅逐毋得姑容至如有肆竊滋擾各弊  
立卽報明土司掌寨並將窩留之戶拏送究辦  
若邨鄰互相容隱卽于連坐甲頭客總徇縱一  
併治罪

一內地民人本不得擅入夷境凡往來營買并仍  
前攜眷寘住以及遊棍潛入生端者宜設立隘  
卡嚴行盤詰也查臨安土司掌寨內隸版圖歷  
有年所客商絡繹習以爲常原難杜其謀生之  
路而近日攜帶家口之輩次第繁多夷寨地方

漸已艱窘加以漢奸投入朋比戕虐轉成反客  
爲主之形鳩居鵠巢牢不可破聞之焦爛救火  
不如曲突徙薪言治於已事難爲功防於未事  
易爲力也竊照各土司掌寨均有扼要隘口向  
因內民赴彼貿易每多挈族而行日久相沿疎  
於盤詰遂致遊蕩匪棍混入爲非應請頒示責  
成各土司掌寨於管轄扼要諸隘口各另派妥  
實目練五名官給循環印簿二本常川在口稽  
查凡入夷營貿諸人悉令報明籍貫姓名同行

介亭文集

卷之六

聖

幾人販何貨物計若干馱擔往何處販賣於某  
月日經過某關隘出入一體分晰登填不得稍  
有遺漏按月將印簿送府查核循去環來接續  
無間遇有攜帶家口入夷覓往之人概行禁止  
至於形踪詭譎隻身無業或三五成羣藏帶器  
械並藉稱係本管府縣差役營汛兵丁查無印  
票執照以及各處遊牌不由所過州縣掛號者  
卽均屬多事遊棍務須加意究詰拏解嚴懲均  
不得任其混入夷地其實係貿販人等驗明放

行毋得任意留難仍飭令土司掌寨着落分管  
邨寨目練伙頭時刻巡查視其貿易貨物多寡  
限以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棲如有未經登簿  
匪徒潛入滋事別經拏獲究出是何處疎虞卽  
分別枷責若各汛卡隘口有能盤獲匪徒送官  
者無論弁兵土目均酌量獎賞以示鼓勵

一 夷衆與內地民人聯結婚姻宜令分別嚴禁杜  
絕盤踞也查客民經商投向夷地挈家而往者  
漸次已繁更有本屬單子之身挾貲潛入初惟

倚漢奸在彼代爲營謀已而愚夷墮其術中取  
僇一時至與聯爲婚姻妻以子女因而憑藉夷  
婦往來邨寨行放錢債滾剝多方是若輩始則  
以漢民倚勢漢奸張其聲援之助繼且以夷婦  
交通夷衆逞其刻削之私攘取財貨由於此準  
折土田由於此鳩聚滋多鴟張滋甚日復一日  
查禁彌難某前條所陳雖於入夷貿易人等請  
飭限之時日催令出境不許久棲正恐夷民無  
知誤爲若輩籠絡轉得藉有新立家室礙於驅

除是亦急宜預爲之防嚴行禁止應請嗣後除  
內民久居夷地已有眷口落業成家者毋庸置  
議外其有隻身竄處希覬侵踞之人嚴飭各土  
司掌寨遍張曉諭無論係何種夷衆概不許受  
其愚弄擅以婦女給配爲婚并派令分管郵寨  
目練伙頭挨戶嚴查如仍犴前習卽以違禁之  
罪罪之則若輩單隻孤棲無所留戀舊居之鄉  
并轉深慕思清肅夷方庶幾有賴

一三猛地方緊接安南南掌夷界宜慎密巡防嚴

禁出入也查臨屬有猛賴猛喇猛梭猛蚌猛丁  
猛弄號稱六猛而賴喇梭三猛尤關緊要其外  
夷進入三猛要口有禮社江一道於乾隆五十  
年奉前制憲奏撤那黃渡等處弁兵移於禮社  
江上遊之斗母閣及下遊大石碕兩地安設汛  
卡常川駐劄並資巡防其藤條江之那黃渡金  
子河曲嘴橋及三猛緊連黑江各渡口俱着各  
土司暨各掌寨設立目練時刻防守并責成稿  
吾卡土弁龍瑄帶領目練協同各掌寨梭巡稽

查不許外境民人潛入滋事亦嚴禁內地民人擅出生端現在俱屬寧謐第恐日久生玩弛於周防應仍請申飭土司土弁掌寨嚴密盤詰毋容久而疎懈或生囂張擾害之虞更立定期每月將巡查情形稟府一次核其勤惰分別勸懲卑府仍按季通稟鑒察以昭慎重其內地民人久經寄猛居住各戶及赴猛貿易之人悉照前條所陳實力辦理以歸畫一

一土司掌寨所轄土夷漸習滋訟宜令嚴究主唆斷截根株也查各處土夷種類不一習俗各殊內附

皇輿向化有日其安居樂業者固多而桀驁狡悍之徒亦所時有自內地民人熟知其蠢頑之性從而潛爲勾引教誘詞訟亦已漸起刁風兼之土夷不通文理凡控爭事件無不倚仗漢奸代作詞狀聽從主行而漢奸視爲奇貨可居不論情節曲直事之重輕惟知搆隙交攻暗圖漁利迨至虛誣者身擣罪譴主唆者竟得蕭然事外苟且

自完竊惟杜絕訟累雖內地亦例嚴主唆使其行之夷方更爲法所難宥應請嚴飭土司掌寨於夷民訴訟戶婚田土務須細心分割將情虛理曲者窮詰其主意係何人所出詞狀係何人所爲在不通文理之愚夷本不難於跟究一經據實供吐果係出自漢奸凡在土司地方者輕則隨案懲責立即驅除重則解交有司究治其主唆之罪其在各掌寨地方者拏送該管州縣分別遞籍嚴辦務令有犯必懲概不得任其飾

詞狡卸姑子從寬庶或杜訟端而安夷衆

一土司掌寨字識委任經管夷務宜令慎選其人並立法考察也查夷人不識漢字一切交查事件文稟不得不聽其招募內地民人充當字識現在各處字識循分守法克盡其職者曾無幾人多有罔知顧忌之流營幹土館號爲主文一經遂其夤緣竟爾恣意把持舞文滋弊竊檢查舊卷每見土司掌寨控爭襲替及苛刻夷民各案無非該字識於中煽惑播誘致釀衅端甚至

土司掌寨甘爲所愚蕩產傾家襲職難守而若輩陰助其惡明攫其財爲害夷方所關匪細應請嚴飭土司掌寨務須選募誠實曉事之人承充字識將姓名籍貫開報府縣立案如查有玩法弄弊之處卽按例從嚴究辦庶或清夷署而肅吏規

介亭文集

卷之六

四

肅吏規  
土司掌寨甘爲所愚蕩產傾家襲職難守而若輩陰助其惡明攫其財爲害夷方所關匪細應請嚴飭土司掌寨務須選募誠實曉事之人承充字識將姓名籍貫開報府縣立案如查有玩法弄弊之處卽按例從嚴究辦庶或清夷署而肅吏規

諭臨安居民投充鄉勇文

照得貴州南籠苗民不法擾及雲南平彝羅平師宗邊界業經大憲督調兵練分路捕拏近日間有窮潰匪徒遁入邱北一帶查該處距臨安甚遠自可無甚延滋擾之虞無如各色民人因莠言傳播竟至自相驚恐不遑寧居頃據在城紳士及殷富人等呈請招集鄉勇六百名訓練巡防以資保障並公議捐資按每鄉勇一名月給食費銀一兩四錢其有拔爲鄉勇首者於一兩四錢之外再加銀三錢分酬勞苦等情

介亭文集

卷之六

巽

前來本府思設防事宜不厭廣備業已允其所請詳報舉行惟念爾等應募而來者俱係食力貧民須知殷富之家旣捐給爾等口食爾等卽當奮勇出力協同守防况爾等亦各有室家藉資保護衛人卽以自衛事屬兩全尤宜踴躍應招毋容觀望除飭建水縣傳諭鄉保迅速選報外合亟出示曉諭爲此仰郡屬人等知悉凡爾等強壯之民情願充當鄉勇者卽卽赴該管鄉保處報名造冊投府驗充其月需銀兩俱由本府當堂按名發給該鄉勇等惟當認真効力習



照得貴州南籠犛苗擾及滇南邊界現在大兵雲集

於毗連黔省之平彝羅平師宗地方會同堵剿邇雖

間有潰散匪徒竄入邱北亦已分派兵練前往搜擒

臨安居民宜無庸過自恇懼要之慮患必先設備眾

心可以成城查阿迷東南逼近邱北此時籌調防禦

尙未集齊爾等州民卽當糾約寨眾於各要隘處所

實力分堵截其狂奔所有分堵規條務須公同酌議

令財裕丁單之戶資給貧乏有勇力者日需俾得專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五

意任勞無憂內顧而貧乏有勇力者同心協禦亦藉

以安居故土不致有流離轉徙之虞所謂務一而兩

得也酌議既定應卽做照團練遺法每十名派一甲

頭每百名派一甲總每一甲總備置銅鑼革鼓各一

面督率能幹約保伙頭人等不動聲色帶領巡防所

在紀律分明聲勢聯絡一有賊眾蔓入卽鳴鑼擊鼓

爲號彼念切應前躡後追則匪徒自無地容身焉能

滋擾本府呼此民依爲此剴切曉示仰州屬城鄉邨

寨漢夷民人知悉爾等各當迅速遵照示內章程先

事嚴防以爲不虞之備倘示後或有遊閒無業者從  
中肇衅生事搖惑人心許該鄉保民人立即扭稟地  
方官重法究處凜之毋違特示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五

得也酌議  
以參  
每有  
而  
式  
申  
事

諭曲江居民協防苗匪文

照得雲南大兵頃已齊集邊界兜拏貴州叛苗因間有被勦計窮之徒竄擾師宗一帶是以調派臨安兵練前往協擒現復傳有潰敗匪徒混雜難民之內沿途掠食侵至邱北亦經分撥兵練堵截驅除蠢爾遊魂自必易於掃蕩至臨安去邱北甚遠所屬居民本不應妄生驚恐顧不虞有備事之善經也昨據郡城紳士富戶公議捐資廣招鄉勇隨同兵練操演嚴防附郭人心俱已鎮定惟念遠鄉屯寨如曲江六營煙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五

戶稠雜無知民衆未必不因傳聞之誤致涉張皇本府再四籌計爾等欲慮患未然惟當照郡城現辦事宜糾約鄉鄰悉心酌議凡家業殷實者協同捐出銀糧安集貧乏強勇之人給予日食使之什伍類聚連絡守防如此則富民爲貧民出資貧民爲富民出力彼此共居鄉里共保室家先時旣壯聲援有事必無騷動爾等皆係安分良民父子祖孫世享昇平之福不見兵革者已百有五十餘年何筭不及此乃因郵市三五莠民倡言搖惑無事構爲有事一人

傳至下人輒爾奔走蒼黃曾不反顧是誠愚而無用  
轉受人愚也合亟諄切曉諭爲此示仰郡屬曲江漢  
夷居民人等知悉爾等各宜猛省糾約鄉鄰共籌萬  
全之策同心防護期保無虞慎勿率信浮言自取其  
擾如遇好事滋端及面生可疑之人許爾等協同鄉  
約立即扭稟本府以憑根究嚴辦其各稟遵毋違特  
示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五

此項世稟本報以愚財與贖其各稟遵毋違特  
示仰郡屬曲江漢夷居民人等知悉爾等各宜  
猛省糾約鄉鄰共籌萬全之策同心防護期保  
無虞慎勿率信浮言自取其擾如遇好事滋端  
及面生可疑之人許爾等協同鄉約立即扭稟  
本府以憑根究嚴辦其各稟遵毋違特示

招撫威遠猥夷文

會普洱  
總鎮銜

照得江外野猥擾及緬寧邊境現經制帥四路懸立  
重賞搜緝首惡俾就刑誅並仰體明憲夷人等狀恐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不忍概加慘戮行令地方官遍張曉  
諭無論誤從逆黨及先後被脅之人如果復願爲

盛世良民傾心投出皆免其治罪且令地方官妥爲安插  
等因蓋大憲曲全爾等愚夷勤懇至此查近日侵擾  
鍋底塘翁烘鄉各匪自係前次逸猥冒昧從賊反正  
無由今見緬寧雲集官兵心存畏懼仍思還歸故土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五

伏處安身又以饑苦無聊沿途掠食及遇兵練堵截  
遂復苟逃性命潛竄狂奔此等猥夷自外生成罔知  
法紀固當剿除淨盡斷絕根株但大憲奉天日賞  
命征討惟欲綏靖邊氓德思寬大該夷等均係

朝廷赤子各有身家從前附和匪徒或不過一時迷誤

是

若不愷切宣諭任爾等終懼重辟無路生全本鎮道

有所不忍合亟出示通行爲此示仰猥夷人等知悉  
爾等如能立卽猛省悔罪自新刻日約同投首不特  
免予治罪並許於閒曠地土各給爾等籽種自耕自

食完聚室家想爾等莫不意在謀生急求得所與其  
甘於從逆焚搶奔逃履險蹈危不保朝夕何如及早  
歸正承受

聖恩長爲仁壽之民共享

昇平之福恬熙安樂傳及子孫豈不甚善倘示後仍梗頑  
不悟尙敢成羣嘯聚抗拒官兵定卽盡行駢誅無遺  
種類後悔其何及也各宜稟遵毋違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五

告納樓楊泗廟鎮江王支

嘉慶戊午春夏之交納樓禮社江六蓬渡口苦螞蝗  
爲祟或時覆舟吸人膏脂以飽其腹本甸長官督工  
人建楊泗鎮江王廟以靖之是秋之杪知臨安府事  
某因其以訖工來諭念神依民而行宜潔齋以致禱  
也敬製爲文誦曰遣長官普澤以豕羊醴殺昭告於  
勅封楊泗鎮江王之神座前曰

聖天子在上成民秩祀翼翼嚴嚴祇屬之方百靈効職惟

王神威顯耀懋功德以庇民江宿海行靡有苗害歆

介亭文集

卷之六

七

享俎豆不隔於遐荒茲蠢爾戾蟲之屬焉攸憑恃橫

望天宅江潭肆行吞噬爲禍無辜之商旅至於此伏誅不

棘挂速民何以堪今某職在守土命攝行者以菜油成石

蜂蜜成挑投之江中助王拏攫王其赫然震怒奮紫

臺之餘威迅施斧斨斷其軀殼俾舟行賈客永永年

代無有後艱則是禮經所稱爲民禦災捍患者惟王

終始一節勤勉行之歲時報饗虔肅馨香戴德羣氓

其必無負敢敬以告神庶鑒臨



